

暴雨驟風

下冊

中國人民大學書

周 立 波

暴 風 驟 雨

下 冊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三 年 · 北 京

書號 91

暴 風 驟 雨

著 者 周 立 波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京86701—111700
(內精裝5000本)
定價21,500元

一九四九年十月北京新華書店初版
一九五二年四月北京重印第一版
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五次印刷

「完了，我就說到這疙疸。蕭隊長要是信不着，請您自家調查調查。」

「你完了？我還是剛開頭呢。別走，別走。我問你，元茂屯的地主真的鬥垮了？地都分好了？」

「地是頭年蕭隊長您自家在這兒分的。地主呢，可真是倒了。」

這個和蕭隊長說話的人是元茂屯的新的農會主任張富英。說他是新的，也不算太新。他幹好幾個月了。不過他和蕭隊長見面，這是頭一回。八仙桌前，豆油燈下，蕭隊長仔仔細細上上下下打量他。他穿一套青呢褲襖，紮一雙青呢腿綁；站在豆油燈光照不着的地方的兩隻腳，好像是穿的一雙日本軍用皮鞋，不是韞韞；火狐皮帽的耳扇

往兩邊翹起，露出半截耳丫子。沿腦蓋子上，汗珠一股勁的往外竄。他取下帽子，露出溜光的分頭。一逕扭着他的蕭隊長，冷丁好像記起什麼來似的，笑着問他道：

『你不是煎餅舖的老板嗎？』

『嗯哪，』張富英連忙答應，哈一哈腰。

『頭年楊老疙疸假分地的單子，你代他寫的，是不是？』

張富英支支吾吾的回答：

『那可不能怨我，楊老疙疸叫寫，不敢不寫呀。』

蕭隊長從容的笑着說道：

『你就是張富英？張主任就是你呀？早就聞你大名了，真是聞名不如見面。』

他停一下又問：

『煎餅舖的生意好不好？』

『煎餅舖子早歇了。頭年分了地，就下地了。我尋思七十二行，莊稼爲強，還是地裏活實在。』

蕭隊長耳聽他說話，眼睜他的青呢子褲襖，心想頂他：『你這是莊稼人打扮？』這話沒有說出口，就打發他走了。

張富英邁出農會上屋的門，走到院子裏，鬆了一口氣。皮鞋踏在乾雪上，嘎察嘎察的，從院子裏一路響到大門外的電道上。蕭隊長叫他走以後，打個呵欠。警衛員老萬正在把他的鋪蓋捲打開，攤在南炕炕毡上。蕭隊長問道：

『你睜他像個莊稼人不像？』

老萬幌着腦瓜說：

『那是什麼莊稼人？咱沒見過。』

『都躺下了嗎？』

『嗯哪，聽他們打呼嚕的那股勁，真像一輩子沒睡過覺似的。』

蕭隊長聽聽西屋的鼾聲，呼嚕呼嚕的。他這回帶來的這班新工作隊員，都是從各區各屯挑選的青年幹部。蕭隊長本來還要找他們談談，看他們睡了，也就作罷，回頭又對老萬說：

『你也睡吧。』

人都睡了。窗戶外頭，北風呼呼的颳着，颳的窗戶門嘎啦啦山響。風聲裏，屯子裏的狗緊一陣鬆一陣的咬着，還夾着遠處一兩聲森人的狼嗥。蕭隊長坐在八仙桌子邊，把豆油燈捻往外撥一下，亮大一點，抽出金星筆來記日記：

『元茂屯是開關工作中的一個工作較比還好的屯落。一年多來，幹部調走過多，領導因此減弱。領導的強弱往往決定工作的好壞。開關工作和砍挖運動像一陣風似的颳過去了，羣衆的階級覺悟沒有真正普遍的提高，屯子裏存在着回生的情況。農會主任張富英的人品、成份和來歷，還得詳細的深入的了解。他是怎麼鑽進農會，當上主任的呢？』

還要寫下去，却累不行了。腦蓋上有點發燒。他知道是腦子太累的徵候。白天縣委開一整天會，趕落黑前，他帶領新的工作隊，坐着大車，衝風冒雪趕了五十里。才下車，就找張富英談兩點鐘話。現在，他掏出懷錶來一睜，十二點過了。他脫了靴鞢，解開棉襖，正要上炕，右手碰着衣兜裏的文件，他掏出來放到桌子上，這是『中

『國土地法大綱』。躺下時他想：『非把這張富英的面目搞清楚不行。』想着想着，也就睡熟了。

這是一九四七年的十月末尾，一個颶風的下晚的事情。十月中，省裏正開縣書聯席會議的時候，『東北日報』發表了中共中央頒佈的『國土地法大綱』，他們仔仔細細討論了，研究了。回到縣裏，蕭祥又召集一個擴大的區書聯席會議，傳達了縣書聯席會議的決議，商議了好多事情。他們根據『國土地法大綱』，決定在本縣各區展開一個新的羣衆運動，澈底消滅農村裏的封建勢力。全縣分成二十個點，三百多個幹部編爲二十隊。就在十月末尾的這個颶風的日子裏，落黑以前，二十個隊，分乘一百多輛大車，從縣城的四門出發。可街的馬蹄聲，車軋轆的鐵皮子碰着道上的石頭的聲音，外加男男女女的快樂的歌聲，足足亂一點來鐘，才平靜下來。

蕭隊長仔細的調查了元茂屯的情況以後，決計自個帶領一個隊，到元茂屯來作突點試驗。

原來的縣委書記調往南滿後，蕭隊長升任縣書。城區的老百姓都管他叫蕭政委，

元茂屯的老百姓還是叫他蕭隊長。現在，他在農會裏屋南炕的炕頭上也呼呼的睡了。我們攔下他不管，去看看張富英回家以後的情形吧。

張富英邁出農會，回到家來，心裏是分外犯愁。蕭隊長他又來了，這人是有一兩手的。他尋思明兒一早得換上破舊的穿戴，但又往回想：來不及了。他原是住在農會裏的，蕭隊長他們一來，他就把行李搬到分給他的新屋裏。這是南門裏的坐北朝南的三間房，東屋租給一個老跑腿子侯長腿住着，如今他把他攆到西屋，自個住在侯長腿生着火爐，燒着炕的暖暖和和的屋裏，侯長腿睡的是秋天沒扒的燒不熱的涼炕。

脫下他的日本軍用黃皮鞋，張富英滅了油燈，躺在炕上，翻來掉去老也睡不着。他睜大眼睛，歪着窗戶，窗戶鏡子掛滿白霜了，給外頭的星光照的亮亮的。他越想越埋怨民兵：

『這幫窩囊廢，也不送個信，把人坑死了。』

張富英當上農會主任後，儘幹一些不能見人的事，怕區裏和縣上來人，花錢僱五個民兵，給他站崗，瞭哨，看門，查夜，捎帶着作飯，一人一月兩萬五。平日，西門

外通縣城的電道，有民兵瞭哨，扭着縣上區裏有人來，民兵就溜回報信。昨兒下晚，颳着老北風，民兵溜號回家了。蕭隊長的車子開進了屯子，張富英還蒙在鼓裏。想起那時狼狽狼狽的樣子，他怨一通民兵，又怨自家，他昏昏沉沉，迷迷瞪瞪睜着眼睛說：

『這事咋整呀？』

張富英，外號張二壞，原先家有二十來垧地，爹媽去世後，他又喝大酒，又逛道兒，家當都踢登光了。完了他找三老四少，五親六眷，拉扯些飢荒，開個煎餅舖。仗着他能說會嘮，能寫會算，結交的又都是一些打魚摸蝦的人物，在屯子裏倒也自成一派。頭年劈地的時候，杜善人找上他門，送他五萬塊錢，兩棒子燒酒，請他幫忙。他滿口答應，往後就和楊老疙疸泡在一塊堆，合計假分地。後來叫蕭隊長識破。從打那回起，張二壞對蕭隊長又是怕，又是恨，又奈何不得。到煮夾生飯的時候，蕭隊長走了，張富英慢慢兒露臉，關了煎餅舖，參加鬥爭會。他能打能罵，敢作敢爲。屯子裏就有人說：『張二壞如今也不算壞了。』往後因爲他鬥爭積極，當了主任，人們也就

不提他先前的事了。東門老崔家，是個二地主，跟他家有仇，砍挖運動時，他門老崔家，立了一功。他從他家起出兩個金鎰子，六個包攏，裏頭儘衣裳。有兩個包攏是他爬上煙筒，從煙筒口裏提溜出來的。跳下地時，他的胳膊上、臉龐上和衣裳上，儘是黑煤煙。這以後，大夥選他當了小組長，白玉山調黨校學習，他補他的缺，當上武裝委員。區委書記劉勝調南滿，新的區長兼區書張忠，正用全力注意區裏幾個靠山的夾生屯子，不常到元茂屯來。張富英正積極，就當上農會的副主任。這樣一來，他呼朋喚友，把他一班三老四少，打魚摸蝦的老朋友們，都提拔做小組長了。大夥勾搭連環的，跟張富英站在一塊堆，擰成一根繩，反對郭全海。

李大個子出担架以後，農會主任郭全海的幫手，又少一個。郭全海嘴頭不行，跟人翻了臉，到急眼的時候，光紅臉粗脖，說不出話來。好老百姓說：「郭主任是茶壺裏煮餃子，肚裏有，嘴上倒不出。」張富英提拔的小組長却吵吵嚷嚷：「看他臉紅脖子粗的，嚇唬誰呀？」「他動壓力派吶？」「這不是『滿洲國』了，誰還怕誰？」有一回，老孫頭喝了一棒子燒酒，壯了一壯胆子，到農會裏來說了兩句向着郭主任的

話，這帮子人一齊衝他七嘴八舌，連嚇帶罵：『用你廢話？你算是啥玩藝呀？』『老鷄巴頭子，你吃的河水，倒管的寬，這是你說話的地方？也不脫下鞋底，照照模樣。』『他再胡咯咯，就開會鬥他。』老孫頭害怕挨鬥，就說：『對，對，咱說了不算，當風颳走了。』說完，邁出農會，又去趕車喝酒，見人也不說翻身的事了，光嘮着黑瞎子，把下邊這話，常掛在嘴上：『一百個黑瞎子，九十九隊熊，那玩藝黑咕嚕咚的，一個心眼。』

郭全海在農會裏，光一個鼓槌打不響，心裏越着急，越好上火，他跟一個小組長幹了一仗。下晚，張富英叫小組長開會，大夥嘰嘰哇哇的都數郭全海的不是。有的竟說：『這號主任，不如不要。』

有人不客氣的提出：

『擁護張主任，請郭主任脫袍退位。』

有人更不客氣的說：

『叫他回家抱孩子。』

有人笑着說：

『他還沒娶媳婦，哪來的孩子？』

有人氣勢汹汹說：

『誰管他這呀，叫他快搬出農會得了。』

有人假惺惺勸他：

『郭主任，你回家歇歇也好。』

這事鬧到了區裏，張忠正在清理旁的幾個大屯子，也鬧不清楚，簡單的答覆他們：

『老百姓說了算，你們回去問問老百姓。』

張富英和他的小組長在屯子裏聯絡一幫人，有一些是張富英親友，有一些是順杆爬的，只當這天下就是張富英的了，還有李振江的姪兒李桂榮，新從外頭跑回來，暗中拉幫張富英，替他聯絡不少人。佈排好了，趕到屯裏開大會那天，張富英一呼百應，輕輕巧巧的把個郭全海攆出了農會。往後會裏儘是張富英那一大號子人了。

老田頭背地裏悄悄跟老孫頭說道：

『這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。』

老孫頭嘆口氣說：

『唉，別提了，官相的事，咱們還能管的着？咱們老百姓，反正是誰當皇上，給誰納糧唄。』

郭全海從農會搬回分給他的西門裏的破馬架，正逢下雨，屋頂上漏，可炕沒有一塊乾地方。天一放晴，郭全海就借一掛小車，一把鏟刀，整一天洋草，再一天工夫，把屋頂補好。他又扒炕，漫牆，掏掉煙囪裏的黑煙，三五天工夫，把一個破馬架子，修成一個新房子。乍一回來，連鍋也沒有，他到老孫頭家去借鍋。這老趕車的知道他啥也沒有，忙到一些對心眼的人家一說，鍋碗瓢盆，啥都送來了。原來是空蕩蕩的馬架裏，一霎眼功夫，啥也不缺了。趙玉林媳婦趙大嫂子，送來一領炕蓆，小豬倌吳家富拿來一塊三角形的爛玻璃，替他用報紙糊在窗戶上。人們都上他家來串門，還叫他主任。這事被張富英僱用的一個民兵聽見了，就嚇唬着說：

『誰再叫他主任，叫他去蹲笆籬子。』

人們明的不叫了，背地裏，還是叫着。郭全海見天去賣零工夫，吃穿不用愁，小日子倒過的舒坦。下晚，他躺下來，點起他留做念相的趙玉林生前使喚的小藍玉嘴煙袋，透過窗戶上的三角玻璃片，睜着窗外的星光，想起他在農會時，累不行了，就伏在桌子上打盹，哪能這樣躺在炕蓆上，舒舒坦坦，抽一鍋煙呀？『無事一身輕，也好。』他尋思着，合上眼皮，就睡着了。

郭全海一下台，張富英就當上了主任。他走馬上任，頭一樁事是花錢僱五個親信的民兵，給他瞭哨。又叫人推舉他的磕頭兄弟唐士元做元茂屯的屯長。這人是唐抓子沒出五服的本家，偽滿的國兵少士。李振江的姪兒李桂榮當了農會的文書。蕭隊長在這屯子的時候，這人不在。他在『滿洲國』幹過防空員，職務是監視天空，看有沒有蘇聯的飛機。八一五後，他老也沒在屯子裏呆過，成年在外，東跑西顛，也不知幹啥。砍挖運動時，他回到本屯，參加鬥爭會，敢打敢罵，一下就當了積極分子。張唐李三人，攪成一股繩，掌握會上的大權。鬥爭地主，三人領頭，和他們對心眼的小組長跟

上，後尾里里拉拉跟一些老百姓。富農和中農，也整亂套了。富農李振江，光鬥了政治，沒有接收他的多餘的財產。中農劉德山的牲口倒給牽走了。鬥完以後，人散就算完，也不分果實。張富英、李桂榮和唐士元三人，都住在農會，叫民兵在大門外放哨，三個人在裏頭喝酒，唱戲，開戲匣子，嗑毛子鹽。他們把鬥爭果實都賣了，賣出的錢，在電道邊開個合作社，儘販娘們的襪子、香水和香皂。他們也給老百姓放過兩回錢，頭一回，一人五十元，第二回是一百元。老百姓說：『不頂兩個工夫錢。』

李桂榮個子不大，長掛臉，心眼多，平日不出頭露面，招出事來就往張富英身上一推。他知道張富英和東門裏的老楊家女人，十分相好。這女人外號小糜子，是元茂屯的有名人物。張富英當上農會主任，她常到農會裏走動，嘻嘻哈哈，半夜不走。元茂屯成立婦女會，李桂榮要討張富英的好，叫人推小糜子當婦女會的會長。婦女會在農會的東屋。農會大門外，掛一塊『元茂屯婦女會』的木牌子，比『元茂屯農會』的木牌子，還長一尺。屯子裏好樣的人家，看到小糜子當了婦女會長，都不讓自個的媳婦姑娘再上農會來。趙大嫂子和白大嫂子，也都不來了。小糜子却聯絡了十來多個

人，「鯉魚找鯉魚，甲魚找甲魚，」她找的儘是她那一號子人。

小糜子帶領這十來多個人，到各家串門，說要『改變婦女舊習慣』，強迫人家剪頭髮，有不願意剪的，她們從衣兜子裏掏出剪子來，伸到頭頂或腦後硬鉸。有些在旗的婦女，盤在頭頂的疙疸鬚兒給鉸掉了，氣的直哭。婦女會又下命令：全屯中年以下的婦女，都得穿白鞋。底兒薄的貧農家婦女，夏秋兩季，都是光着腳丫子，命令一下，說要穿白鞋，都沒白布，又沒工夫做鞋幫，也有逼的淌眼掉淚的。

今年剗地時，全屯男女都下到地裏，剗地薅草。張富英跟小糜子像地主查邊似的，在地頭地腦，轉了幾轉，就走進榛子樹叢裏，人們遠遠望見榛子樹葉沙拉拉的搖幌。有個疵毛小伙子撇下鋤頭，跑去聽聲，樹叢子裏小糜子的聲音：

『別胡鬧，甑有人來了。』

聽聲的人只當給他們甑見了，慌忙躲進苞米棵子裏，又聽見小糜子的聲音：

『不行，大天白日的，我叫喚了。』

可也沒有叫喚起來，光聽見她吃吃的笑着，往後，就聽見風颭的榛樹葉子和苞米